

白。原来一个月的无薪假期是零散分布在全年，一年肯定是要拿12个月的工资的。但张鲁珍他们还是希望合约措辞更准确，解释更清楚，经过双方沟通之后，最后一份长达6年的工作合约终于在8名台湾飞行员和川航之间签下了，新的工作即将开始。

张鲁珍没有想到，将是由他来执行首航任务。

他有些兴奋，但也有点沉重，因为他将飞行的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空。虽然在飞行员眼中，看起来无垠的天空其实跟地面没什么两样，有很多条道路，这些道路会通过航线图显示出来，所以即使是一条陌生的航线，只要有图，飞行员就能驾驶飞机安全地到达目的地。可这毕竟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飞行啊，大家都看着，张鲁珍心里不轻松，所有一起过来的台湾飞行员也都有些紧张。

张鲁珍的首飞，在他们看来是台湾飞行员的一个亮相，必须要漂亮。时间很紧，取得航空资料以后，8个台湾飞行员马上分工，有的画航位图，标出每个地点；有的与张鲁珍进行模拟通话练习。因为他们过去的飞行工作语言是英语，现在改成使用汉语，尤其是一些代语时，不免有些反应迟缓，即使像“推出开车”被简称为“推开”这样很简单的代语，在张鲁珍都是很陌生的，有反应不及的情况。这一切他们都需要时间熟悉。

紧张准备以后，张鲁珍起飞了。为了保证本次飞行的成功，川航特别派出总机长（大陆叫总飞行师）周晓军担任该航班的机长，在总机长平和的态度感召和引导下，张鲁珍发现自己不太紧张了，压力也减轻了，“我很感谢他。”

当3U8889航班平稳降落在北京

首都国际机场时，张鲁珍红润的脸庞彻底舒展开来，他终于确信，自己在中国大陆的飞行生涯开始了。“这就像一场适时出现的爱情”，他认为这样的爱情最美。

目前台湾飞行员的大陆飞行航线是6条，北京，南京，西安，上海，广州，深圳，所以和公司里其他飞行员相比，张鲁珍他们的飞行任务略少，一周大概3、4次往返飞行。即便如此，工作还是占据了大部分时间，这在张鲁珍看来，是件好事，“至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家。”

从台北到成都，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，台北，是一家人的热热闹闹，是太太的悉心照顾，成都，却是一个人的生活，生活简单到只是下面，煮饺子，看看电视，听听音乐，朋友交往基本上也局限在几个台湾飞行员之间，寂寞自然是有的。

幸亏张鲁珍喜欢成都。他喜欢成都的天气，既有台北一样的潮湿，却没有台北阳光的炙热，“台湾太阳大，风大，人容易老”，而在成都，台湾飞行员们的皮肤渐渐地白了起来，他们彼此开着玩笑，说再过一年皮肤也好了，头发也长出来了，该成帅哥了。在天气之外，成都还有好吃的川菜，有包容性蛮大的成都人，这些都令张鲁珍喜欢，他说，“成都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。”

当然有些时候，特别是急着办事的时候，张鲁珍觉得这个城市有点慢，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慢也有慢的好处，因为生活来说，肯定是节奏越慢越好。”张鲁珍记得很清楚，他刚到成都的时候，和另外7个飞行员住在锦江边的一个宾馆。按照飞行员的习惯，每天都要锻炼，以维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。于是他们下午约着出来跑步，经过百花潭

公园时，看见阳光地里人们坐着喝茶，“我们感觉非常好，尤其是像我这样有些年纪的人，真的是很喜欢这种悠闲的感受啊。这样过日子，真是挺美好的了。”现在有时间的话，张鲁珍也会去河边喝茶，和朋友聊天，那是在台北完全没有的状态，“虽然我们也会去喝下午茶，可周围的环境只会给你压力的感觉，什么都很匆忙。”

2006年2月3日，张鲁珍的太太来到了成都，孩子们没有来，“因为机票钱太贵了。”按照合约规定，工作满一定时间后可以享受一年里3次探亲的机会。这次太太过来除了夫妻团聚，其实还有件大事，就是和丈夫一起考察成都的学校，他们计划在6月后让孩子们都到成都来上学，这样一家人都可以生活在一起了。

现在，张鲁珍在成都安家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，他已经从地图上熟悉了这个城市，打算买一辆小轿车，以便更深入更自由地进入这个城市。由于公司给8名台湾飞行员分配的住房还在建，要6月份才交，张鲁珍暂时在市区里租了套房子，和另外7个飞行员租的房子挨得很近，“大家住在一起，好有个照应。”而且大家正打算共同去请一名钟点工来做饭，以提高饮食质量。

看起来一切都在好的路上向前走。公司一位副总曾经对张鲁珍说，你们是开拓者，路上的荆棘和坎坷都需要你们去踏平，后来者的路就好走了。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张鲁珍，他所有关于未来的憧憬和安排，都基于一路走过的现实。作为一个顾家的丈夫和父亲，他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乐观，张鲁珍说，在这里，你知道有正在上升的希望。■